

# 房間

散文 80535 簡湘紜

曾經，書架上擺滿了兒童繪本、圖畫本，書桌上裝飾著小巧可愛的娃娃，桌墊下鋪滿了兒童之趣的隨手塗鴉；曾幾何時，一本本的繪本成了一本本的自修，圖畫本也成了筆記本，娃娃也不知去向了……，原先的位置早已是評量與講義的家。現在的房間是我的牢獄，每天都為了成績而被關在裡頭，明明與電視僅有一牆之隔，卻感到有些遙遠，然而，真正遙遠的不是電視，而是——親情。

以往，放學回家後，一邊吃飯一邊看新聞，關心社會時事，與父母聊聊當日學校的大小事，爸媽也都耐心聽著，並且給於我意想不到的回應，他們總是微笑著說：「開心就好。」每到假日，爸爸必定帶著我們全家大小四處遊玩，台灣遍及了我與爸爸媽媽的足跡。

如此溫馨簡單的日子直到上了國中一切都改變了。每天書包放滿了課本，成天的考試導致回家後只能一屁股坐在書桌前埋頭苦讀，即便如此，成績也不一定如我所願，停滯不前的成績帶來了爸爸媽媽們的不悅，這是彼此疏遠的開始。冷言冷語早已成了家常便飯，每星期的成績單簽名時刻，不管排名如何，總換來爸爸冷冰冰的一句：「你永遠只能這樣嗎？」更甚者，當我拿著滿分考卷得意地交到媽媽手中時，得到的多半不是讚美，只會換來一句：「這一科考得很不錯啊！但其他科怎麼就只有這樣？」這些諷刺，有如利刃般刺進我的胸膛，使我不禁懷疑起我每日的付出是否從來就不受肯定？

幾次的潑冷水，是親情疏遠的導火線，我再也不想聽見父母的冷嘲熱諷。房間不只是準備考試的牢獄，更是我的「避風港」，獨自品味著書香世界，或是玩著科技產品，都是美好的時光，就只是因為房間是個無聲的地方，隔絕了所有批判。由於對父母產生了嫌隙，因此我也總是冷言相代，媽媽常問我：「今天在學校過得怎麼樣？」而「沒怎樣。」則是我的經典答詞。爸爸也會問我：「咱們今天晚上訂外送好嗎？」我總是淡淡地回答：「隨便。」對於成績上的酸言酸語以及生活上的溫切關心有如天壤之別，成績上的壓迫使的我對那些關心逐漸麻痺，而那些殷切關心在我眼中變得無所謂了。

經過季節遞嬗、歲月流轉，房間依舊是我的小天堂，生活就如同一台影印機，天天做著同樣的事，一成不變，我也像一台自動答錄機，「隨便」、「都可以」總是我的回答，是如此的平淡簡短，但也如此的淒涼冷淡。

直到有一次連假，表姊來拜訪了我們家，我們姊妹倆坐在床沿，談天說地，便聊到了我與爸媽的不睦。表姊聽完後，露出了一副無奈的微笑，說：「我當初也和你一樣呢！爸媽總是對於課業嘮嘮叨叨，但有一次我高中時發生了一場車禍，爸媽立刻趕到醫院放下工作來照顧我，不斷地和醫生溝通、關心我的復原情形，看著他們不安的眼神，我才認知到爸媽是很關心我的！」

聽完表姊一番話後，我的視線變得有些朦朧。我才驚覺：我與爸爸媽媽之間出現了一道難以彌補的鴻溝。於是我思考了很久，在一次的晚餐時間對著爸爸媽媽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忽視了你們對我的關心，其實我一直很在意你們，只是不想聽見你們的批判，所以才一直躲在房間，選擇逃避。我也很希望你能看見我對於成績的努力！而且……其實我一直很懷念國小時與你們一起四處旅遊、一起吃飯、一起聊學校大小事的那些日子，我真希望我們能回到那樣美好的時光。」講著講著，我的聲音越來越低越來越小聲，整張臉都紅了，再抬起頭，只見爸媽原先僵硬嚴肅的臉上浮現了淡淡的微笑，我也鬆了一口氣。

隔天，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，陽光暖暖，鳥兒啾啾，我決定要走出房間，不再讓房間關住我。我輕快地走到客廳，媽媽問我：「難得的連假想去哪裡玩？」這次我不是回答：「隨便。」，而是：「我想回鄉下老家走走看看！」媽媽露出了和藹的笑容，我也笑容滿盈地望著她，我只能說，這樣的感覺真好。從這件事情以後，我開始主動關心家中的事物，也會分享自己發生的事，久而久之，我們的關係一點一滴地重建，不再像以前那樣隔著房門無言以對，雖然爸媽對於成績的要求還是殷殷期盼，但也多了不少嘉許及鼓勵。

親情猶如一江剪不斷的春水，流動的是親子間的互動，這些互動比金銀財寶都還要可貴，意識到這點的我，慢慢打開房間，心，也打開了。